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孙坤荣选编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KAFUKA DUANPIAN XIAOSHUOXU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227,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2 插页2

1985年3月北京第1版 1987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9,001—15,700

书号 10208·204

定价 2.05 元

译 本 序

奥地利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和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法国的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一起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近年来,我国的文学刊物和出版社陆续刊登或出版了卡夫卡的作品,并发表了一些有关卡夫卡及其创作的评价文章。现在,这本《卡夫卡短篇小说选》的出版,希望能有助于我国读者对卡夫卡的了解和研究。

—

卡夫卡于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犹太血统。他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百货批发商,“坚强、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自满自足、高人一等、坚韧不拔、沉着镇定、通晓人情世故、有某种豪爽的气度”^①。他的母亲(娘家姓洛维)“总是温良恭谦地维护住她的最低限度的独立性”,“在家里任劳任怨”,“为事业、为家庭辛勤操劳”^②。正因为他的父亲太坚强有力,母亲太温

①② 见卡夫卡:《致父亲的信》,《世界文学》一九八一年第1期第248页和第267页。

柔恭顺，而两个弟弟幼年夭折，三个妹妹又是多年以后才出世，因此，父亲的专横狂暴，卡夫卡就首当其冲。这在他的性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懦弱、隐蔽、羞怯、内向，许多事情常常会猝然中止，缺乏事业心和进取心。

卡夫卡如同当时的其他居住在捷克的犹太人一样，从小受德语教育，一九〇一年他中学毕业后，入布拉格大学，初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后来迫于父命，改学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一九〇六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法律事务所和法院见习，次年十月，进入一家私人保险公司服务，一九〇八年七月，又受职于半官方的工伤保险公司，直到一九二二年七月因病离职。卡夫卡由于染上肺结核病，几度疗养不见痊愈，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逝世，年仅四十一岁。

卡夫卡从小爱好文学，中学时开始读斯宾诺莎、达尔文、尼采的著作和易卜生的戏剧。大学时期开始创作，与同学马克斯·布洛德^①结为知交。他们两人经常参加布拉格的一些文学活动，从一九〇九到一九一二年曾几度结伴去巴黎、苏黎世、卢加诺、米兰、魏玛等地参观游历。这时，德国作家赫贝尔和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作品对卡夫卡很有吸引力。以后，他对丹麦哲学家基尔克郭尔德^②的著作发生兴

① 马克斯·布洛德(1884—1968)，布拉格犹太作家，卡夫卡好友，卡夫卡的遗著由他负责整理出版。一九三九年布洛德流亡到特拉维夫，以后就侨居在那里，著有小说、诗歌、散文多卷，但影响最大的是《卡夫卡传》(1937)。

② 基尔克郭尔德(1813—1855)，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趣，也开始研究中国的老庄哲学。据古斯塔夫·雅诺赫^①在《与卡夫卡谈话》一书中介绍，卡夫卡说自己“长期以来相当深入地钻研过道教”，“差不多拥有所有老子著作的德文译本”。以上这些作家、思想家对卡夫卡的人生观和创作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影响。

卡夫卡与进步的捷克知识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情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但保持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反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沙文主义，对战争持消极态度。卡夫卡的个人生活十分不幸，性格上充满矛盾，有很多弱点，这就使他难于从压抑和麻痹着他的处境中解脱出来。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但看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从卡夫卡在一九一〇到一九二三年间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孤独、苦恼和自怨自艾，他把自己的创作视为“我梦幻般的内在生活的表现”。

正当卡夫卡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得了肺病（1917年）；以后就一直被病魔所缠，辗转疗养，花去不少时间和精力。尽管他创作非常勤奋，但完全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因此作品不是很多。除生前出版过几个短篇小说集外，他的三部长篇小说——《诉讼》（又译《审判》）、《美国》和《城堡》都没有完稿，还有一些短篇小说也没有完稿。尤为奇特的是，卡

① 古斯塔夫·雅诺赫（1903—1968），轻音乐作曲家，一九二〇年三月当他十七岁时，经他父亲介绍，认识了卡夫卡，以后就经常拜访卡夫卡，同卡夫卡一起散步，后来写了《与卡夫卡谈话——记录和回忆》（1951初版，1968修订版）。

夫卡进行文学创作，他本人并不想发表作品，也不想传名于世。他生前发表过的作品，几乎全都是他的好友马克斯·布洛德“巧施计谋和劝诱说服后才拿去的”。^①他的创作纯系“个人写作”。卡夫卡逝世时，布洛德在诗人的遗物中找到了两封信，要求销毁他的全部文稿。但是，布洛德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不仅没有焚毁他的手稿，而且把能够搜集得起来的卡夫卡的所有作品，包括草稿和片断、日记和书信，统统整理编辑出版。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出了六卷集，一九五〇至一九五八年又出了九卷本全集。

卡夫卡的作品由布洛德整理发表后，震动了西方文坛。从三十年代起，卡夫卡开始受到西方评论界的注意，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他的声誉与日俱增。据瑞典学者哈雷·雅尔伏的统计，截至一九六一年世界上对卡夫卡的评论文章和书籍达五千余种；据联邦德国学者约阿希姆·翁塞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专著《弗兰茨·卡夫卡》中说，世界上研究卡夫卡的出版物已逾一万种。英国诗人奥登在《卡夫卡问题》一书中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那么，卡夫卡是首先会想到的名字。”^②奥地利文学评论家费歇尔称赞卡夫卡“是继承了阿里斯托芬、拉伯雷、斯威夫特等人的光荣行列的、幻想讽刺作品的杰出大师”。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奥茨推崇“卡夫卡是本世纪最佳作家之一，时至今日，

① 见马克斯·布洛德为《诉讼》第一版写的后记。

② 转引自《世界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193页。

且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人物”^①。

五十年代末，西方的“卡夫卡热”波及苏联和东欧国家。最早发表肯定卡夫卡的文章的民主德国文艺批评家保尔·雷曼称卡夫卡“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天才。他的许多随笔证明，卡夫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资产阶级人物的心理有一些极为深刻的见解”，并指出，“进步的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揭开伟大作家卡夫卡最有价值的作品的意义”^②。一九六三年卡夫卡诞辰八十周年时，在布拉格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尽管在会上和会后都有激烈的争论，颂扬者把卡夫卡比作“犹如预示着又一个春天来临的第一批燕子”^③；有保留的评论家则提醒大家“注意不要把蝙蝠与可爱的燕子混淆起来：蝙蝠白天在旧城堡和法院阴暗的走廊中和顶楼上低垂着头，只有在天色朦胧时才飞出去；而燕子，尽人皆知，则预告夏天的来临”^④。但是，没有人再全盘否定卡夫卡了，而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卡夫卡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以及他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和作用。

① 奥茨：《卡夫卡的天堂》，见《外国文艺》一九八〇年第2期第284页。

② 见《魏玛文丛》一九五七年第4期：《卡夫卡小说中所提出的社会问题》。

③ 加罗第（法共文学评论家）：《卡夫卡与布拉格的春天》，载《法兰西文学报》第981期（1963年6月出版）。

④ 库莱拉（民主德国文学评论家和作家）：《春天、燕子与卡夫卡》，载《星期日》周报一九六三年第31期。

二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个世纪转折时期，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学艺术发展中出现了一大批不同于传统特点的流派，统称为现代派（也叫现代主义）。过去，人们往往把现代派和颓废派等同起来。但事实上，现代派并不等于颓废派。现代派作家中，有的是为了探索用新的艺术形式反映新的、复杂的现实，对社会对人生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和新的解释，在作品中作了大胆的创新；有的则是受了西方社会“世纪末”那种经济、政治、哲学观念的影响，他们的作品成为资产阶级文学艺术颓废和没落的反映。因此，对于现代派中的各个流派乃至每一流派中的每个作家、艺术家必须作具体的分析。很明显，卡夫卡应该属于前者而不属于后者。

奥匈帝国是欧洲有名的君主专制国家，哈布斯堡王朝长期以来对外侵略、称霸，对内实行家长式的暴虐统治和民族压迫。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个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错综复杂。卡夫卡生活在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目睹各种社会现象，特别是他曾在工伤保险公司工作，接触到部分社会实际，对那些被劳动摧残的工人充满同情，认为“富人的奢侈是以穷人的贫困为代价的”，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一定认识。卡夫卡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面对复杂

而又残酷的现实，他不能无动于衷。但他又不愿落入窠臼，走别人已经走过的创作道路。他要摆脱传统创作的束缚，闯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因此，他努力探索新的创作方法来反映观察到的社会现实。但卡夫卡对创作要求很高，对自己的绝大多数作品总不满意，经常修改，不轻易发表；并且内心充满着矛盾，许多作品都没有完稿，也不可能完稿，临去世前还要求焚毁遗稿；而他自己也确实已经销毁掉了一部分手稿。

现在，卡夫卡创作的小说流传下来的主要有三部分：（一）卡夫卡生前发表过的短篇小说：《观察》（短篇集）、《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短篇集）、《饥饿艺术家》（短篇集），另有《骑桶者》等四个短篇散见于报刊，但未收在集子中，这部分加在一起约四十四篇；（二）卡夫卡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短篇小说，计有《一场斗争的描述》、《乡村教师》、《地洞》等约三十四篇，其中有一部分没有完稿；（三）卡夫卡生前没有发表过的三个长篇，即《美国》、《诉讼》、《城堡》，并且都没有完稿。我们在这个译本中选了二十个短篇小说，下面择要予以分析、介绍。

二十个短篇基本上是按创作年代先后次序编排的，每篇后面附有写作与出版情况简介。这二十个短篇，十四个是卡夫卡生前发表过的，都是作者首肯的；其余六个虽然卡夫卡生前没有发表，但大都也是名篇佳作，如《猎人格拉胡斯》、《万里长城建造时》等。所以选择这二十篇，主要是想比较全面地反映卡夫卡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西方一部分卡夫卡研究者竭力回避卡夫卡小说的社会内容,反对作主题分类,只去揣摩作品的象征含义和分析作品的艺术造型,他们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不能以理智来解释的。我们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卡夫卡的创作离不开奥匈帝国和布拉格的社会生活和土壤,因此不应当脱离时空条件加以神秘化。这二十个短篇,从主题思想上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类是揭示社会现实的荒诞、非理性、人的自我存在的苦痛和原罪感^①。卡夫卡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人完全屈服于存在的威力之下,这方面《判决》和《乡村医生》具有典型性。《判决》是卡夫卡早期公开发表的代表作,也是卡夫卡自己最喜爱的作品之一。小说一开始,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正在房间里给一位多年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格奥尔格是个商人,自从几年前母亲去世后就和父亲一起生活,现在生意日益兴隆。他写完信来到父亲的房间,意外的是父亲对他态度非常不好,怀疑根本就没有什么迁居到俄国的朋友;指责格奥尔格背着自己作生意,还盼着自己早死。突然父亲又转了话题,嘲笑格奥

^① 卡夫卡的原罪感,叶廷芳同志在《略论卡夫卡及其〈饥饿艺术家〉》(载《十月》1980年第5期)一文中说:“它同基督教的‘原罪’是两码事,它也不是法律范畴的概念,而是伦理学范畴的概念,不妨把它理解为‘负疚’感,是人认识到自己的弱点而不能克服、抱负无法实现、义务无力完成、或做了违心事而产生的一种自我谴责心情。”这个解释可供参考。

尔格在欺骗他的朋友，而父亲自己倒是一直跟那位朋友通信，并早已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他了。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判决儿子去投河自尽。于是，格奥尔格冲下楼梯，真的去投河了，临死前，他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这篇小说也可看作是卡夫卡的一篇短传。如前所述，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精力充沛，性情无常；由于事业的成功，为人傲慢，对儿子管教颇严，尤其是对卡夫卡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志趣经常加以嘲笑。因此，卡夫卡从小就感到他的父亲既可敬又可畏，一直有一种抱愧的心理。当他拿起笔来创作时，就写了这篇以父子冲突主题为特色的短篇。小说不仅表现了对“原父”的恐惧感，也表现了对家长制的奥匈帝国统治者的不满；与此同时，卡夫卡通过这个奇特的故事，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诞、非理性。

《乡村医生》也是一篇非理性小说，以第一人称手法，写一个乡村医生冒着风雪之夜去看急诊的故事，医生最后在严寒中流浪，永远回不到家，他十分感慨地想道：“受骗了！受骗了！只要有一次听信深夜急诊的骗人的铃声——这就永远无法挽回。”卡夫卡在这篇小说中，把现实的与非现实的，合理的与荒诞的结合起来描写，造成一种神秘的气氛，象征着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人的自我存在的苦痛和一种原罪感。

一类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重重迫害下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以致“异化”的现象。马克思曾给“异化”下过这

样的定义：“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① 尽管人们对“异化”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但是对卡夫卡作品中反映了“异化”现象这一事实则是比较一致的。他的《变形记》是揭露异化现象的一篇重要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一家公司的旅行推销员，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挣钱养活家人。一天早晨，他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感到十分恐慌，担心失去工作，也无法见人。他的父母和妹妹见到这个情景，大为震惊。父亲不理他，母亲很悲伤，妹妹开始时怜悯他，给他送食物和打扫卫生，但后来她也感到厌倦了，格里高尔的饮食就没有保证，房间也越来越肮脏。由于少了格里高尔的工资收入，家里人只得另找工作谋生，并招来三位房客，以增加收益。一天，格里高尔被妹妹的小提琴声吸引出来，暴露在房客面前，全家大乱，房客吵着要退租，妹妹表示“一定得把它弄走”，“再也无法忍受了”。格里高尔就在当晚悄然死去，全家人仿佛卸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异化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而且典型的现象。卡夫卡描写的格里高尔在生活的重担和职业的习惯势力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表面上看，似乎是荒诞无稽的。但是，通过变形这个象征的手法，却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创造的物（例如金钱、机器、

① 一八六三年《资本论》第六章初稿。

生产方式等)作为异己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操纵着人,并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也变成了“物”或“非人”。卡夫卡通过受压抑的小职员变成一只甲虫后的思想和活动,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这种别具一格的描写使《变形记》成为一篇独特的文学作品。

《骑桶者》、《饥饿艺术家》等也都是描写异化现象的杰作。特别是《骑桶者》不到两千字,却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充满了人道主义思想。小说反映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匈帝国内发生煤荒的情景,下层劳动人民家中粒煤无存,而又遇上奇寒的天气,其困难处境是可以想见的。卡夫卡运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一个骑空煤桶的人飞到资本家那里,希望得到一铲子煤,结果却一无所获,最后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这篇作品所描写的景象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抗议。

一类是描写资本主义社会里中、小资产阶级(许多是所谓的小人物)找不到出路的孤独、苦闷情绪和无能为力的恐惧感。《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致科学院的报告》和《地洞》等是反映这一主题的代表作。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没有妻室,无儿无女,孤独一人,生活十分乏味;他想养条狗作伴,又怕狗脏,还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他心烦意乱,异常苦闷,希望能有一个不需要太多操心的伴侣。突然在房间里出现两只全身漆黑的不明生物,跳着、蹦着跟随着他,成了他的生活伴侣,但吵得他无法休息,这又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后

来他不得不把球送给邻居的小孩去玩。这种孤独、苦闷、彷徨的心情，在《致科学院的报告》中，反映得更加明显。这篇小说写一只人猿被邀请向科学院的院士们作报告，介绍它过去所经历的人猿生涯。这当然也是十分荒诞的。但是，卡夫卡在这里利用人猿曾经被关在一只窄小的笼子里的经历，对人类社会进行了抨击并发出了呼吁。凌驾在一切之上的只有一个感觉：没有出路。“我甚至觉得，人类因自由两字而上当受骗是否已经太多了一些？”“不，我所需要的并不是自由。我只要有个出路，右边、左边，随便什么方向都成。”这种找不到出路，担惊受怕的恐惧感，在《地洞》里，描述得更淋漓尽致。小说写一只不知名的动物，营造了一个地洞，既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保存得来的食物。但是它成天心惊胆颤，生怕外界敌人前来袭击，“即使从墙上掉下的一粒砂子，不弄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世界是千变万化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意外遭遇从来就没有少过”，“只要遇到一点特殊现象，就会叫我惊慌失措。”作者通过对小动物心理状态的描述，惟妙惟肖地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小人物终日战战兢兢、难以自保的恐惧处境。

一类是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反对异族侵略，在某些方面还反映了对祖国、民族的失望情绪。在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方面，莫过于《在流放地》中描述得那样触目惊心。在流放地上那个军官向旅行家热心解释的处决机器本身就使人毛骨悚然；至于对犯人的审判，“指导原则是：对犯罪毋需加以怀疑”。一个勤务兵因为冒犯了上尉的尊严，就

被处以死刑，而这勤务兵本人还根本不知道对自己的判决。那个亲自执刑的军官，后来却自己把衣服脱光，躺在处决机器下，死于非命。所有这一切，把反动统治阶级的残忍、顽固、愚蠢暴露无遗。

《万里长城建造时》是一篇寓意深刻、哲理性很强的作品。卡夫卡没有来过中国，当然也没有见过万里长城。但是，作者通过小说中对建造万里长城的描绘，揭露了帝国庞大的封建官僚制度和反动统治阶级的累累罪行，表现了阶级社会里人的奴隶命运的悲剧。建造长城实际上并不能起防御作用，“领导者存心要干某种没有实际价值的事，……他们还从其他方面为自己找理由。”帝国的机构庞杂无度，朝臣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皇帝周围总是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仆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奸险的用心”。帝国太大，而所有通道都被堵塞，老百姓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朝代，哪个皇帝当朝，每一个信息都是可疑而不可理解的。卡夫卡写这篇小说的时间是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持续了将近三年，德奥集团陷入困境，奥匈帝国命运前途未卜，卡夫卡在小说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

《往事一页》假借一个游牧民族占领某一国京城后的情况，反映了卡夫卡的爱国主义思想。特别是描写该游牧民族的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同当地居民迥然不同所引起的反响，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祖国被外族侵占后造成的悲剧。祖

国沦陷，百姓遭难，皇帝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怎么收场啊”？“我们要承受这样的负担和磨难到什么时候呢”？这是卡夫卡创作主题十分明确、但为数不多的一篇作品，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千五百字，可是言简意赅，思想非常深刻。《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是卡夫卡创作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这个寓言故事表达了卡夫卡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犹太民族的一种失望情绪。

从卡夫卡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不仅揭露了奥匈帝国社会生活（乃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种种矛盾，而且从某些侧面反映了这个社会不可克服的精神危机。但是，由于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只能通过被扭曲的人物来反映他所观察到的生活真实。即使这样，我们从他的作品中还是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不能克服的危机感、压抑感、恐惧感。

三

优秀的文学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总是成功地结合的。卡夫卡的小说（不论是短篇还是长篇）思想内容怪诞离奇，艺术形式新颖别致。他摆脱了传统性小说创作的束缚，在艺术风格上与前辈作家迥然不同。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传统小说，往往通过情节和场面来塑造人物形象，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还着力刻划出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卡夫卡却与这样的创作方法大相径庭，他在艺术风格